



纪念建军60周年征文获奖作品选

红旗插上天山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纪念建军60周年征文获奖作品选

红旗插上天山

征文办公室编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红旗插上天山

责任编辑：刘廷寿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发行（乌鲁木齐市建设路九号）

新疆八一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开本 5.125印张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7-5371-0246-5/1·112 定价：2.10元

目 录

奋飞吧，天山雄鹰（序）	高焕昌	（ 1 ）
在祖国日落的地方	张年春	（ 4 ）
天山雨夜	马 喆	（ 3 ）
情满边关	邱明全 游成章	（ 12 ）
尸 魂	张杰 阎静 韩栓柱	（ 17 ）
一个军人妻子的自述	安思国	（ 20 ）
心在天山	晓 莉	（ 24 ）
昆仑兵车一条龙	邓富昌	（ 28 ）
丰碑，在这里竖起	马林华 邓正发	（ 31 ）
母子情深	邱明全	（ 36 ）
日出戈壁照我行	王长元	（ 39 ）
踏着哥哥的脚印	杨功成	（ 42 ）
武警战士的好妈妈	沈小龙	（ 46 ）
天山鹰	刘发忠 程水利	（ 49 ）
他从天山深处走来	马林华 王昌成	（ 53 ）
大草甸上的“南泥湾”	曾钦龙 周武 范昭成	（ 57 ）
长空铁军的摇篮	夏飞文 张冀安 张东风	（ 59 ）
西北白杨树	张新晨	（ 61 ）
新愚公	肖春华 梁宏吉	（ 63 ）
永放光芒的高原航灯	姜启德	（ 65 ）
鸡博士	杜献洲 梁宝平	（ 67 ）

生命禁区的无私奉之歌·····	杨功成 张志军 (70)
一朵洁白的云·····	李金天 (75)
愿春天永驻戈壁·····	胡晓宇 (78)
他从生命禁区走来·····	胥勋模 (80)
爱的升华·····	刘燕文 (82)
红山静夜思·····	李念东 (84)
民族团结的带头人·····	谢凡 李根生 (88)
警魂系天山·····	田 邢 (90)
姑娘们的哭和笑·····	杨启沛 (95)
军营里有这样一位党员·····	王志明 杨天庆 (97)
我心中的红山嘴·····	马林华 (101)
曹大娘的好儿子·····	姜晓明 (104)
大漠深处找水人·····	苏效智 (106)
葡萄藤结满军民情·····	孙华铭 (108)
暴风雪中的人民子弟兵·····	曲全魁 (112)
帕米尔雄鹰·····	游成章 (115)
大光之路·····	丁言鸣 (118)
播种“云彩”的军士长·····	张会 张昱 韩新林 (121)
蓝天伞花·····	王南珠 (123)
千里寻根·····	丁言鸣 (127)
回顾进军西宁·····	王恩茂 (129)
继承光荣传统，加速军队革命化、现代 化、正规化建设·····	高焕昌 (146)
在伟大的变革中前进·····	唐广才 (150)
军营风景线（述评）·····	列 子 (155)

Ⅱ

奋飞吧，天山雄鹰（序）

高 焕 昌

雄鹰，在新疆各族人民心目中，是不畏强暴，征服邪恶，保护善良的象征。因而，各族人民把自己的亲人——子弟兵，亲切的赞誉为“天山雄鹰”……

那么，是谁把翱翔在天山南北、万里疆域的一只只雄鹰，集合起来，排列成各具风采的“合成方队”，展开雄健的翅膀，奋飞在军区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前列的呢？打开征文获奖作品集，我们看到，是自治区新闻工作协会、新疆日报社、新疆人民广播电台和军区政治部宣传处联合举办的纪念建军60周年征文活动，把驻疆部队指战员的崇高的精神风貌和丰富的战斗生活朴实可信地推到了各族读者、听众面前。

这种征文活动搞得很有意义。透过这个“屏幕”，使我们追忆过去，珍视现在，展望未来，增强继续开拓前进的信心。

在征文获奖作品集即将出版发行的时候，征文办公室的同志邀我为集子写个序，我是外行，“序”什么好呢？就“序”几句行外话吧！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60周年，60年来，我军从

小到大、由弱到强经历了艰难曲折、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辉战斗历程，赢得了党和人民的信赖与爱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特别是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来，我军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军队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展现了新的军容和风采。我们驻疆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顺应改革的潮流，迈开了新的步伐，各项工作蒸蒸日上，时刻警惕地保卫祖国西陲的万里边防和社会安宁。

60年的历史证明，我军不愧是党的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不愧是人民利益的英勇保卫者。正如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的：“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这一点，在我们新疆，体现得尤为明显。在新疆、确实是“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同时，也确实是“子弟兵离不开各族人民，各族人民离不开子弟兵。”因为我们驻疆人民解放军，是一支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部队。1949年，王震将军奉命率部进军新疆后，广大指战员行装甫卸，征尘未洗，就一手握枪，一面乘胜前进，把五星红旗插上帕米尔高原，一面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开发，建设新疆的紧张战斗。从此，新疆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各族人民开始了新的生活。

自然，我们永远也会铭记在心，驻疆部队所取得的每一点成绩，每一点进步，无一不凝聚着新疆各族人民的心血和汗水。几十年来，自治区各级党政领导和各族人民群众，把子弟兵当亲人，时刻把部队的冷暖挂在心上、及时给予了无限的关怀和援助。可以说，在新疆，没有各族人民的养育和支

援，就没有我们驻疆部队的一切。

我从1949年随大军西进新疆起 一直在新疆工作。对新疆这片美丽丰饶的土地，对朝夕相处的新疆各族人民，以及军民并肩保卫和建设边疆的沸腾生活，我和大多数新疆人一样，有着深厚的感情。而征文所表现的一幅幅画面，一幕幕场景，一个个人物，正是我们部队建设的缩影，是我们生活中常常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真人真事；读来感到格外亲切。

如今，我们国家正沿着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我军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后，我们驻疆人民解放军肩上的担子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党和人民对我们要求不是低了，而是更高了；开拓宝地新疆、任重而道远。我们要在党的十三大精神的指引下，同自治区各族人民携手并肩，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开拓创新，艰苦奋斗；把伟大祖国的宝地新疆，建成一个富裕、民主、文明的新疆。

为把宝地新疆装扮得更加壮丽妖娆，振翅奋飞吧，天山雄鹰！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乌鲁木齐

在祖国日落的地方

张 年 春

还是上小学的时候，老师曾对我说：“我国最后送走晚霞的地方，是新疆的帕米尔高原”。10年前参军进疆，我的目光总是要在军用地图左下侧国界线附近标着斯姆哈纳边防站字样的地方多看几眼。去年的金秋8月，上级派我到斯姆哈纳边防站拍摄电视片，我终于实现了童年的宿愿。

汽车西出喀什，行驶在茫茫的帕米尔高原，穿过一处处沟壑、沙窝、冰河和达坂，车窗两侧不时闪过一堆堆羚羊和牦牛的白骨。当一座有着烟熏火烤痕迹的古营寨的残墙断壁被远远地抛在后面的时候，吉普车的挡风玻璃前终于出现了一座整洁的现代化军营。车上的小吴高兴得大喊一声，“看！这就是斯姆哈纳边防站”。

我们打开车门，顿觉一股清风扑面而来，只见白雪皑皑的冰峰雪岭下，一幢银灰色的2层楼房拔地而立，周围众星拱月似地排列着食堂、库房、水电站、太阳能洗澡堂、玻璃温室等建筑；营区中央水泥球场、单双杠、木马等文体活动设施一字排开，草坪、花圃点缀其间；一排排白杨树环绕营区，挺拔的身姿如同威严的哨兵。置身于如此优美的环境，数日长途奔波的疲劳顿觉消失。

吃罢晚饭，热情的王永秀指导员邀请我参观他们建在“小西湖”上的“落日公园”。原来，营门前正好有一条小溪，连队干部战士们便在这里修了个人工湖，并在湖边栽下数百棵柳树。这个湖虽然很小，翻遍全国地图也找不出它的位置，可它毕竟是一个湖，是祖国最西端的一个湖，所以大家就称它“小西湖”。为了把“小西湖”装扮得更加美丽，战士们在湖的中心修建了一座六角凉亭和3座月牙形拱桥，每当日落西山的时候，战士们便在这里观看晚霞，所以这里便成了名副其实的“落日公园”。

我们漫步来到“小西湖”边，只见湖边的垂柳在晚风中飘荡；湖中的凉亭和假山相伴而立，3座月牙形的拱桥使湖中的建筑风格在明快中略显庄重；湖面上一群白鸭、白鹅追逐嬉戏，远外皑皑的雪山倒映在清澈的湖水之中。这湖光山色，白鹅垂柳，把小小的“落日公园”装扮得秀丽迷人。

这时刚放下饭碗的战士们也三三两两地朝着“小西湖”走来。柯尔克孜族战士弹起了心爱的“库木孜”，塔吉克族战士吹响了鹰笛，顿时歌声、笑声和着乐曲声充满了斯姆哈纳山谷。

时间在欢快中流逝，我抬手看了看表，已是北京夏令时23点30分了。这时，红彤彤的太阳靠近了巍巍的雪峰，晚霞给帕米尔高原的山山岭岭披上了锦缎。我看到，在那座新建的砖哨楼上，矗立着一位威严的哨兵。他那全神贯注的神态，真象一尊雕塑，落日的余晖为他剪影，群山的波涛为他喝彩。啊，英雄的战士，祖国的卫士！我想，此时此刻，首都的人民也许早已进入了甜甜的梦乡？

第二天上午8时，这里的天才蒙蒙亮。连长郭忠仁带着

我们这支由8人组成的巡逻小分队乘马出发了。

我们要去的伊尔克斯坦山谷，和对方的一个边防哨所仅有一道铁丝网相隔。越过克孜勒苏河之后，8匹骏马飞奔在一块平地上，耳旁不时响着呼呼的风声。一会儿工夫，伊尔克斯坦山谷便出现在面前。

郭连长带头勒住了马缰，大家翻身下马，把军马牵到了一个隐蔽的山坳里。再往前走20几米，对方的哨所便在眼前了。郭连长沉着地命令大家：“整理好军容、保持队形、注意前面侦察班长发出的信号！”我端起摄像机在每个人的脸上扫视了一遍。只见大家神情庄重，军容严整，眉宇间流露出威严的神色。当侦察班长发出可以通过的信号后，巡逻队呈一路队形，雄赳赳，气昂昂地行进在对方的哨兵面前，我赶紧选择角度，拍下了这庄严的场面。

回到站上，我带着崇敬的心情走进了连部。郭连长沏茶、让座，热情地招呼我。他的办公桌玻璃板下压着一张小男孩的照片，胖乎乎的脸蛋，大大的眼睛。郭连长对我说：

“是我那淘气的儿子，现在已经两岁半了，他妈妈前几天来信说这小子调皮得快管不住了……”

“那回去看看吧。”我随口说道。

“不了，今年上级作了新规定，允许干部家属上站探亲，我想让他们母子俩也来看一看祖国日落时的情景。”

郭连长停顿了片刻，真诚地看着我说：“说句心里话，我的家在四川省达县市，那儿也算个中等城市，家里的亲朋好友经常来信劝我早点转业，有时我也有点动心。但当我一走上边界线的时候，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动。有一年国庆节，我正带战士巡逻，晚上宿营时，收音机里传来了北京

大阅兵的实况报道。战士们激动得睡不着，有的说，我要是能参加大检阅就好了；有的说，我们在这里巡逻，不就是为了北京今天的阅兵吗？那一夜我们大家都未能合眼。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想早一点转业回家了。”

听完郭连长的话，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从连部出来，我沿着小道来到前沿阵地。此时，夕阳又要西下了，帕米尔高原上的山山岭岭都披上了玫瑰色的晚霞，我情不自禁地转过身来，对着眼前的大地说：祖国啊，母亲，您安详地睡吧，在那遥远的西大门上有您忠诚的卫士！

(本文获一等奖)

天山夜雨

马 喆

我忘不了他。他就是我的老团长。

老团长高高的个子，宽宽的肩膀。常年在山区工作，面孔黝黑而又粗糙。一副浓眉大眼，显得精明强干。

人们常说，测绘兵是工程兵部队的“尖刀班”。这话一点不假。我这个测绘参谋，更是“尖刀班”的尖兵了。每次进入一个新工地，总是跟着团长第一个进入施工点，进行实地勘察，拿出施工方案。

今年春天，我随团长来到七六二工地。深夜里，淅淅沥沥的雨声把我从睡梦中唤醒。朦胧中看到团长凭着手灯光，在神情专注地看图纸。

“这不是昨晚临睡前送给他的地形勘察草图吗？”我心里想着，不觉一怔，一身的疲乏象被赶跑了一样，立刻焦急不安起来。

他见我醒了，便向我身旁靠了靠，指着草图问：“公路为什么要绕过这个大弯呢？”

因为图是我自己绘的，心里有数，便象竹筒倒豆子一样地抖了出来，“卧佛峰是通向七六二工程的屏障，它的左侧紧靠一个大湖，深不着底；右侧山峦起伏，地势十分险峻。

根据初步测出来的数据，要在这座山上修出一条路来，困难是很多的。”

只见团长不动声色。我又补充道：“尽管距离远了点，也不影响施工物资器材的供应。咱们是汽车跑，怕啥？”

“我们有汽车跑，那牧民呢？”

“牧民？”蓦地，我想起前年勘察确定七三四工程禁区线的战斗来——

七三四工程修筑在星星峡。这里山高谷深，形成了一个天然的避风地。峰峦间，苍松翠柏耸入云霄；山坡上，绿草茵茵，密密层层；山谷间，溪水淙淙，汇流成河。为了确保工程的安全，确定在通往工地的沟口划出一段禁区线来。团长带领我们实地勘察线路走向。

晚上我绘出草图送给团长看。他指着那条横的图线问：“它的下方是什么地方？”

“听说是牧民的‘冬窝子’。”我毫不迟疑地说。

“‘冬窝子’对牧民来说可是宝中之宝呵！入冬之后，牧民们就要转场来这儿过冬呢！”

俗话说，窗纸不捅不透。经团长这么一提，我心里一下亮堂啦，只有把禁区线向上提，尽量缩小禁区范围，才能使“冬窝子”的水草不受影响，容纳更多的羊群过冬。

接着，团长便风趣地说：“线是往上提了点，但我们的心却跟牧民群众更加接近了。”

我浮想联翩……这时我们勘察组的同志们都陆续起床了。

边疆的4月，原野上已是一片春意。可是在这海拔4000多米的天山深处，依然寒气逼人。

大家把昨晚做饭剩下的茅草干柴，架在帐篷中间点燃。熊熊的火焰映红了同志们的脸。

我紧靠团长坐着，只见他刚要把曲起的右腿伸开，脸上就现出痛苦的神情。很显然，这是由于气候的变化，引起了他那伤残的右腿的疼痛。

“唉！为了草场，我们是付出了代价的。”团长十分感慨地说。

“团长，那你就给我们说说吧。”大家一致要求。

“20多年了！”团长仰起头，陷入往昔的回忆。

1951年秋，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天山南北展开。当时刚满17岁的团长，参加了土改工作队，进驻克孜亚村。

一个雾气腾腾的早晨，团长带领贫苦牧民收缴巴依霸占的牧场。刚刚进入草场，一颗飞来的子弹打穿了团长的右腿。霎时，鲜血印红了裤脚、鞋袜……后来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抓住了开枪的凶手。

“同志们，不能忘记呵，巴掌大的一块草场也是人民的用血汗换来的。只有搞好牧场建设，才能发展畜牧业生产，为国家做出贡献。”

团长的一席话使我开了窍。我觉得只有合理地修出这条公路来，使军民两利才是最好的设计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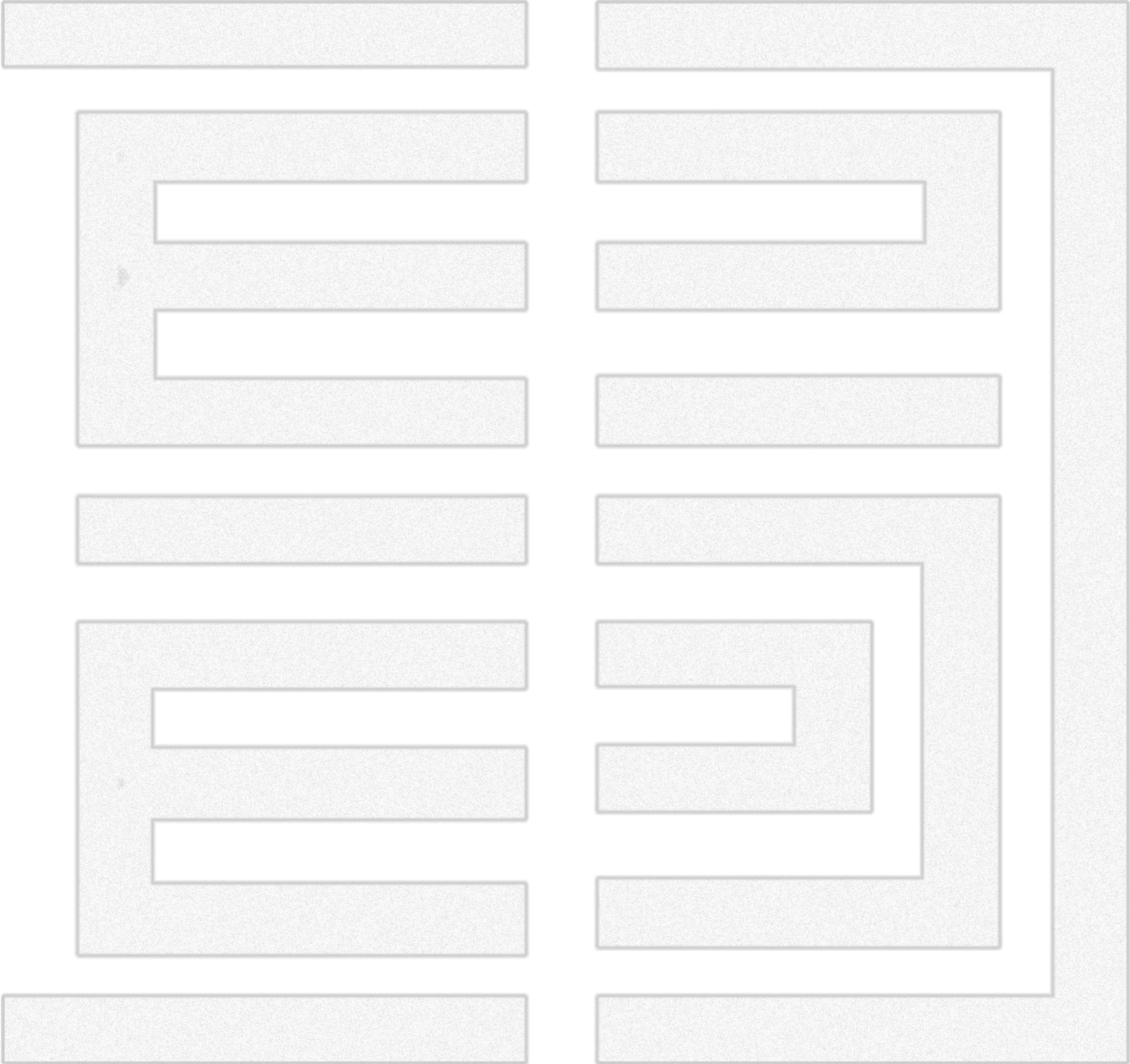
“团长，我拥护你的意见。我们还是要想方设法在卧佛峰上修出公路来。从明天起，我们再细致测量一下，找出最合理的施工方案。”

团长已把工作做到我的前面。他手中的草图上射出一条红线，宛如一把利剑把耸入云端的卧佛峰劈开。

……

半年过去了，一条盘山公路象银带一样缠绕在卧佛峰上。爬行的汽车，欢跳的羊群，好似镶嵌在银带上的颗颗珍珠。

(获二等奖)



情 满 边 关

——记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团长王辛昌

邱明全 游成章

“写写老王吧！”“写写团长吧！”到伊犁军分区采访，领导和机关干部都主动向我们推荐介绍。下部队采访，听到人们发自内心地推荐采访对象还不多见。一时间，这位扎根风雪边关23载的王辛昌团长的事迹便灌满了我们脑子。

苦，在他的字典里解释为乐

远处的雪山和空旷的戈壁刚刚被暮色遮盖，风雪在大地上横冲直撞，疯狂地向行进中的一队人马扑去，王辛昌带领一个分队在执行边防执勤任务。走在最前面的王辛昌下达了原地宿营的命令，他翻身下马，拄着一根木棍，支撑着肿得象个面包似的左脚，一拐一瘸地去选宿营地。

今晚是外出的第15个夜晚。

15天来，全队人马顶风冒雪，穿戈壁沙漠，攀冰山雪峰。丛生的灌木荆棘划破军服和手脚，锋利的石块刺穿大头鞋，没膝深的积雪打湿衣裤，每天大约走12个小时。15天，饿了吃块干粮，渴了抓把雪润润喉咙，没擦过一次脸，没刷